

爲什麼要和中共「正常化」

尹慶耀

讀到六月廿九日范錫國務卿在亞洲學會的演講詞和三十日卡特總統的談話，更使我們察覺到美國現政府的對中共政策在變。原來在美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日程表上，中共問題所佔優先順序不高，如今似乎提高到「關鍵性」「中心」的地位；原定十一月訪問中國大陸的范錫，現今把行程提早到八月；原來在對中共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已呈動搖，似乎在試探如果接受了中共「建交」三條件，中共會不會也稍稍變得緩和些。這些改變，并非都是那兩天內的事，但那兩天的表現，確實有些急躁、輕率，太多地顯露了自己的底牌與弱點。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波士頓環球報駐華府記者比區在一篇報導中說，卡特總統入主白宮之初，「希望追尋一種不斷以小步伐趨向於和北平關係正常化的極其漸進的步驟」，並且希望「顯示與中共關係接近的動力，而暫時不需要終止與台灣的正式關係」。不過，「卡特後來逐漸受到勸說相信：北平對美國不願斷絕其與台灣的關係已感到不耐」。據報導說，卡特的智囊告訴他，「假如他不儘早斷絕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則料想北平與華盛頓的關係會急劇惡化，而可能迫使中共與蘇俄作某種戰術上的和解」①。

比區的最後一句話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爲「智囊」們消極地想防止中共與蘇俄的和解，積極地更想牽中共來制蘇俄，想藉接近北平來壓迫莫斯科低頭。

今（一九七七）年三月，美蘇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失敗了，五月間在日內瓦的談判也沒多少成就，據說要九月間再度談判，以便於一九七二年的臨時協定於今年十月期滿前，能有個新的協定來代替。范錫提前於八月訪平，可能與此有關。另一方面，白宮副祕書葛瑞努（六月廿八日）和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廿九日）相繼聲稱卡特與布里茲涅夫將舉行會談，其原案似乎也定在八月。這顯然是一個「牽」「制」的安排。

註①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社記者冷若水華盛頓電。

蘇俄的反應如何呢？首先，「塔斯社」於六月三十日正式否認了卡、布會談的消息，以致卡特也不得不於同日表示，他歡迎同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里茲涅夫會談，但他不會進一步確定將於今年八月在阿拉斯加舉行這樣一項會談。跟着，七月五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透露，布里茲涅夫在一封致卡特的私人信函中表示，他寧願在達成限武協議後，再與卡特總統舉行高階層會議而不是現在。這表示，范錫的北平之行乃至什麼「正常化」把戲，沒有嚇倒蘇俄，就算美國能「牽」中共，中共又有什麼力量、能用什麼方法去「制」蘇俄呢？軍事？政治？經濟？還是大聲叫罵？美國如此形色倉皇，病急亂投醫似的跑往北平，也許正好被莫斯科看出是「技止此耳」而暗自好笑呢？

在談到中共的反應之前，要先談一談美國是如何在讓步。今年五月十二日，卡特在全國電視訪問會上，談到關於「上海公報」時，他承認「祇有一個中國」那句話，但補充說：「我們沒有說是那一個，也沒有任何人說是那一個」。五月二十二日，卡特在印第安那州聖母大學畢業典禮上說：「邁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我們視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爲我們環球政策的主要因素，視『中國』爲世界和平的關鍵力量」。六月廿九日范錫的演說中，一則稱他認爲和中共的「友善關係」，將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部分；再則說中共在「維持世界和平所扮演的角色是重要的」。這些都可視爲以卡特在聖母大學的演說爲藍本。范錫又聲言將繼續遵照「上海公報」的原則，以此爲基礎，去尋求邁向關係正常化；他承認「上海公報」所表示的意見，就是只有「一個中國」，他的口氣無異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中共。雖然他提到美國也重視「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己和平解決」，但在中共所代表的才是唯一的「中國」的前提下，范錫所言，不是無意中墜入中共的陷阱，就是有意推卸出賣台灣的責任。

假如中共有力量，它自可製造種種藉口，採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至於若干美國人士所幻想的，在共產政權統治下，會容許一個地區的人民保持其民主制度、享受自由、繁榮與和平的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過去、現在都沒有先例，將來也永不會有此種事例。我們認爲，公然背叛與中華民國的友誼，出賣一千六百萬台灣人民，不僅違反美國的歷史傳統和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原則，也絕難獲得美國朝野的支持。正是爲此，范錫才表明在關係正常化方面，「相互和相應的努力是必需的」。美國已準備對中共的原則讓步，希望中共也「相應的」讓那麼一點點。

中共的反應來了。七月四日下午，李先念會見美國前海軍軍令部長朱瓦特時說：「上海公報是當前『中』美關係的基礎。只要『中』美雙方都認真貫徹執行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兩國關係就可以繼續得到改善」。又說：「要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美國政府必須做到斷交、撤軍、廢約，這三項缺一不可。至於中國人民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放自己的神聖領土台灣，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別國干涉」②。

註② 同年七月四日「新華社」北平電。

爲什麼要和中共「正常化」

類似的狂言，中共的另一「副總理」紀登奎、「外交部副部長」余湛、李先念本人以及「人民日報」，過去都曾講過、寫過，但以時間而論，李先念此次講話乃是對范錫和卡特的答覆，表示中共決不讓步。聽聽那口吻，簡直會讓人回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國要求軸心國無條件投降的神氣！

二

所謂牽制，在作戰時軍事上的犄角之勢最爲有效。至於政治上的牽制，其效果有時是會令人懷疑的。老實說，在這方面，中共比美國懂得的多些。它不談「聯美反蘇」，但它「聯」得不失立場，「反」得也有效些。

在中共的心目中，美蘇是兩個帝國主義、「兩霸」，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是一丘之貉。但中共要利用美蘇矛盾，一拉一打，各個擊破。爲什麼這樣做呢？毛澤東說：「我們不要兩面作戰，要一面作戰好」^③。周恩來說：「反兩霸，主要是反對目前最直接、最危險、最現實的敵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④。喬冠華在他的「外交部長」任內，對此做過更較清楚的說明。他說：「當然要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先去對付共同的敵人——也就是美蘇兩霸，但在兩霸中又要區別開來，要不，逼人太甚，就會把兩霸逼在一塊，那就棘手。所以要分主次，這叫各個擊破」^⑤。

據我們所知，美國駐新加坡大使曾在美國駐平聯絡處任過職的霍德利基（John H. Holdridge）、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辛頓教授（Prof. Harold C. Hinton）以及密西根大學的懷汀教授（Prof. Allen S. Whiting），都認爲是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件，迫使中共把美國當作可以緩和蘇俄威脅的制衡力量，懷汀且提出同年十一月，中共「外交部」公開要求美國新政府和它締結「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協定爲證^⑥。曾任伊利諾大學客座副教授的康奈特（Roger E. Kanet）則爲文指出，中共在同蘇俄的邊界衝突可能擴大的情況下，與美國謀求某種形態的妥協，其動機是減少兩面作戰的危險^⑦。

中共這項策略有沒有收到效果呢？據辛頓說，一九六九年夏美國曾暗中警告蘇俄不得進攻中共。一九七〇年七月，蘇俄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倡議，如果第三國以核武器發動挑釁性攻擊，美蘇應聯合對付，但爲美國所拒絕^⑧。另外還有報導說，鄧小平在接

註③ 轉引自一九七三年三月初，周恩來對黨內所作關於目前國際局勢問題的講話。見「匪情月報」第十九卷第六期。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一九七五年五月廿日喬冠華在「天津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禮堂對中共幹部的講話。

註⑥ 參閱一九七五年七月八日霍德利基在美國參院外交委會的證詞；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辛頓在美國眾議院亞太事務委員會講詞；懷汀所作「美國與中共關係的下一步」，原文由美國外交政策協會於一九七六年四月出版。又懷汀所稱中共要求，應指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的談話而言。

註⑦ 康奈特作「蘇俄與中共的戰爭不可避免嗎？」原載一九七三年十月號「當代歷史」。

註⑧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辛頓在國會的講詞。

見外賓時透露，單祇一九七四年一年，中共就於四月、六月及八月中旬，三度從某一強國接獲蘇俄將對中共發動攻擊的警告^⑨。假如這些消息屬實，那就可以說，中共的「聯」「反」策略已告成功，它已獲得極大的實利，因為那些攻擊都不曾實現。

儘管我們對肯楠（George F. Kennan）所著「危險的迷霧：美國外交政策的現實」一書中的若干論點不盡苟同，但他所稱美蘇之間，並沒有存在着軍事對抗的危機，應該是可信的。美蘇當前的最大爭端是限武問題和人權問題。法國總統季斯卡認為卡特的人權外交阻礙了美蘇間的緊張緩和^⑩。有些人更認為人權外交，也妨害了限武談判。

據我們所知，今年三月一日，卡特總統曾在白宮接見蘇俄反政府人士布柯夫斯基（V. Bulovsky），強調美國追求道義外交的決心；卡特也曾寫信給蘇俄物理學家薩哈洛夫（A. Sakharov），支持他的人權運動。這些果敢的道德勇氣表現，是值得稱道的，但也引起蘇俄敏感的反應。蘇俄報紙不斷指名抨擊卡特，布里茲涅夫本人也曾指責美國試圖公然干涉蘇俄內政^⑪。然而，美國對於被「泰晤士報」指為歷史上最極權的政體^⑫、殺人數以千萬計的中共的人權問題，却不置一詞。對於前中共空軍中隊長范園焱義士駕米格十九投奔自由祖國一事，美國務院發言人的最初反應是：「對此事我們沒有任何牽涉……我們無意牽涉其中」。這是決不能使蘇俄心服的。這也將美國人權外交的原則摧毀無遺！牽起一個中共，再去同蘇俄談人權，會讓蘇俄嗤之以鼻！

不錯，最近北平和莫斯科關係不太好，也許這又引起美國部分人士的「牽」「制」「熱」。但這可能又會錯了意。

是五月十四日，蘇俄真理報發表一篇題為「北京——打着反蘇主義旗號破壞國際緩和的方針」的長文，對中共大肆抨擊。接着，蘇俄外交部於同月十九日，將一件照會發交中共駐莫斯科的「大使館」，抗議中共掀起反蘇運動，要中共對其危險後果，「承擔巨大責任」，於是雙方的空氣就像是有些緊張。但是，如果細讀「真理報」那篇論文，則有些語句是決不能忽略的。例如文章指斥中共：把反蘇主義和軍國主義，宣布為自己的綱領和長期目標；破壞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使世界局勢極度尖銳化。文章指出中共在美國、西德軍界、工業界集團，法國、日本、英國某些壟斷資本的「贊許」下，進行核競賽，不僅對蘇俄及中共的毗鄰國家造成威脅，「難道中國進行核武器試驗的放射性塵埃不是落到了日本、美國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嗎」？文章又指出中共的軍費已超過其每年總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中共的經濟正按照軍事方式改造，讓軍火工業佔優先地位，而美國、西德、日本和其他一系列資本主義國家的「軍界——工業界集團頭目看到這點，都積極討論向中國提供武器和軍事裝備的可能性問題」。真理報說：「我想請問一下，對北京的反蘇攻擊喜形於色，而對北京其他真正擴張主義的言論却充耳不聞，並忍不住同北京聯合起來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

註⑨ 參見「中共是否曾自美國接獲蘇俄進攻之警告」，「The Manila Bulletin」Dec. 9, 1974

註⑩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美聯社」紐約電。

註⑪ 同年三月廿二日布里茲涅夫在克宮全蘇工會第十六次大會上講，見日本「每日新聞」佐野特派員同日莫斯科電訊，刊該報同日夕刊第二面。

註⑫ 同年七月十九日中央社倫敦電。

的人：『中國』首領的這種方針是威脅誰的？是針對誰的？」真理報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北京的霸權主義者扭轉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做法，絕不是認為美國或日本是自己的朋友。現在，他們（中共）想利用這些國家反對蘇聯，但在將來，有可能的話還想打擊這些國家」¹³。

讀到上面的摘錄文，會使人覺得它警告西方的意味，遠超過它對中共的警告。五月廿四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載有哈許（Joseph C. Harsch）的一篇專文，他說五月十四日真理報發表那篇攻擊中共的文章，正是和第二階段限武談判有關。莫斯科想讓美國瞭解，蘇俄希望保留若干華盛頓企圖自蘇俄軍火裏削減的武器，莫斯科會一直暗示其許多戰略武器，並非用來威嚇美國，而是用來「防衛中共的威脅」。哈許又說，真理報在表明蘇俄意圖和毛酋接班人修睦的努力失敗，這可能使它在第二階段限武談判中不受拘束。同時這也是警告西歐國家，使它們不敢出售新式精密武器給中共。就真理報文章發表的時間及其內容而言，我們相信哈許的說法是對的。你牽起一個時常對蘇俄顯露核子牙的中共，然後想在限武談判中要求蘇俄減少它的戰略武器，你真以為蘇俄就會接受嗎？

三

前引真理報文章的最後兩句摘文，讓我們想起最近阿爾巴尼亞的人民之聲報對中共的抨擊。該報說：「在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蘇美問題上，使用『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原則是不適當的」。對中共「聯美反蘇」的做法，該報警告說：「錯估一個或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危險性固然不幸，而企圖聯合一個來對付另一個，更可能為革命前途帶來極大危險與悲慘後果」¹⁴。把這篇文章換換名詞，掉一掉位，用來警告美國的「牽」「制」政策，倒是相當恰當的。

老實說，中共和蘇俄反目是一回事，它可不願替誰去「制」俄。一則它無此意，再則它也無此力。它倒有興趣讓別人去替它「制」俄，而又決無善意會把誰當作盟友。

周恩來說：「蘇、美矛盾；美、日矛盾；美與歐洲的矛盾，都要利用」。「蘇、美現在對我們也是運用兩手。……我們則以革命的兩手對付之」¹⁵。又說：「對美國，該罵還是要罵，……我們不能提『聯美反蘇』，……我們對美一樣要警惕，不能喪失這個警惕」¹⁶。

註¹³ 摘錄自同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看他們如何表演」中的譯文。

註¹⁴ 同年七月七日阿共「機關報」「人民之聲報」發表社論，題為「革命學說與實踐」，對中共作不指名攻擊。十二日，阿駐平使館且將該社論全文，分送駐平若干外國使館及記者。

註¹⁵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周恩來對黨內所作的國際形勢報告。

註¹⁶ 一九七三年三月初，周恩來對黨內所作關於目前國際局勢的報告。

如前所述，喬冠華說過：「要分主次，這叫各個擊破」那些話^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耿飈在一次講話中，說得更比較坦白露骨。他說：「蘇聯已非二十年前的蘇聯，但美國却仍是和二十年前一樣，是兩霸中之一霸」。「美國的軍事力量比過去已有衰退，行徑亦收斂些，但並沒有改變其侵略本性。因此從道理上說，我們的鬥爭矛頭，不僅應該指向蘇聯修正主義者，還應不失時機的把鬥爭矛頭繼續指向美國」。「如果把這兩霸逼在一塊，讓我們一個個來對付，造成的結果是不可設想的，因此，爲了生存，就必須先捨一取一。從整個戰略觀點來說：我們放下『中』美之間的爭執，就可以使我們全力對付一面，並更能得到時間先解決我們內部的問題，在比較和平的環境裏建設我們的國家」。「一些革命的盲動主義和冒險主義者，他們在對美關係上沒有正確地看到美國統治階級的兩面性，大多是單看其反動的一面，強調鬥爭，根本沒見其較弱的一面可予利用，以致否定對美國的軟弱進行必要鬥爭和利用的想法。不管從那一個角度來說：對美國的政策問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即：第一，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第二，根據形勢發展，我們要在一些方面搞好『中』美關係。這兩方面包含着既團結又鬥爭的哲學，是實行一項既有的原則性政策，而又有靈活性策略的問題」^⑱。

中共的如意算盤是挑撥美蘇戰爭，它強調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即指此而言。毛澤東說：「曹仁力戰東吳，孔明巧取荊襄，以逸待勞，立於泰山觀虎鬥」。這一策略同樣可適用於美、蘇、中共的三角鬥爭，就是他的「三分天下」的構想，也可說是以「三國演義」爲本^⑲。相關的，它也就最討厭美蘇的「和解」，認爲「美國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不斷增長『與蘇俄搞和緩』的空氣則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大事」。^⑳中共最反對美蘇「和解」，美國偏牽着它這個蘇俄的敵人去向蘇俄討「和解」，是一種奇妙的念頭。

去年八月訪問過中共的紐約時報軍事記者密度頓告訴國際新聞學會第廿六屆大會說，他親眼所見駐在北平附近，作爲「首都」防空部隊的中共第三十九空軍團，所使用的是F-16型飛機，相當於蘇俄老舊的米格十九，這種飛機蘇俄早在一九五八年即已停止生產。中共所用雷達是短距離的，空對地飛彈則是非電導型火箭。海軍缺少現代化的潛艇和電導飛彈作戰艦艇。其裝備有如一九四〇年代蘇俄的海軍，主要以海岸防衛爲目標。中共在核子武力方面的致命傷爲投射系統太差。有理由相信，中共彈道飛彈的準確性遠遜於美國及蘇俄的飛彈精確率。密度頓說中共陸軍爲三百萬人，海軍及海軍陸戰隊爲三十萬人，空軍及防空部隊爲三十七萬人。

註⑰ 前揭喬冠華講話。

註⑱ 一九七六年八月廿四日耿飈在北平「外交學院」畢業班結業式中，以「中（共）美外交關係上的一個轉折點」爲題，發表的講話。見「匪情月報」第十九卷第七期。

註⑲ 「曹仁力戰……」原係毛曾答王海容要不要承認以色列時語，亦可適用於整個對外策略。又喬冠華講話時，於敘述三國演義「三分天下最後歸晉」之後說，毛澤東「現在把世界上二百多個國家比作三分天下，意義之深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來。」

註⑳ 前揭耿飈講話。

爲什麼要和中共「正常化」

但他又說：「幾乎我所看到的所有武器——坦克、火炮、裝甲運兵車、迫擊砲皆已陳舊不堪」^②。顯然，在他眼裏的中共軍隊，實在不堪一擊。此外，也曾訪問中國大陸的魯瓦克教授，以及六月廿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差不多都有類似的說法。其實，經過大陸之行後的美國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對中共軍的實際戰力，該是心裏有數了。

儘管中共對蘇俄叫罵是相當狠毒的，但有幾句話也經常掛在嘴邊，那就是「中國發展核武器，完全是爲了防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等。老實說，它無力對蘇俄求戰，更無意替別人做過河卒子去牽制蘇俄的兵力。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中共「十大」報告說，蘇俄是「聲東擊西」。他還責備西方盡量想把蘇修這股禍水引向東，「西方無戰事就好」。中共呢？它當然反其道而行，盡量想把那股禍水推向西。談到一九七五年五月鄧小平率領大批人馬訪問法國時，喬冠華說如果周恩來沒有病，周也會去的。喬冠華說：「選在這時去法國。一方面是應邀而去，另一方面也給他們打氣。同時也讓美國有個考慮的餘地，告訴美國人，讓你走你就走，不讓你走你就別躍。拖一拖它的後腿，又給蘇聯一個悶棍，痛不痛也够受，……但這并不等於法國領導人與我們爲一家人，我們僅支持他們反蘇反美，而並不是贊同其現行制度，相反的這制度將來還得推翻」^②。

你不要以爲自己撤出亞洲大陸，可讓中共去替你抵抗蘇俄，或是把一塊肥肉拋過去，共黨獵犬們就會去自行火併、互相殘殺。中、蘇共黨和中南半島、朝鮮半島的赤色政權之間都有些齟齬，但那不妨害它們在赤化世界的目標乃至某些行動上的一致。聽聽中共自己的說法罷：

喬冠華說過：「至於我們不希望美國急於撤出在亞洲的軍事力量，這是策略性的運用，是暫時性的。但並不等於永遠就這樣，要依形勢而定，這裏不提了」^②。耿飴說：「只要我們充分認識到美帝的兩重性，就很容易理解今天我們所實行的對美政策，看似矛盾，其實不矛盾的情形。例如：我們一方面譴責美帝的軍隊賴在一些國家不走，但另一方面我們却支持美軍駐在西歐或菲律賓等地，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又說：「解放台灣是我們既定的政策，但要看看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和我們本身的準備工作。如能够不用武力解決，而『和平解放』最好。目前還是維持現狀好，只要這個戰略要地能有一段時間現狀不變，將來時機成熟，自然瓜熟蒂落。眼前也好，讓美國來替我們守一守擋住蘇修的勢力，守住東海邊，讓我們有更多的力量對付北邊的勢力，致力於『國家建設』。等到有那麼一天我們認爲時機成熟時，我們會開誠佈公：請山姆大叔捲起包袱走」^②。

雙方的想法是如何不同啊！你要他替你「制」，他却要你替他「守」！中共很瞭解，據說蘇俄如果進攻西歐，西歐可能抵抗一

註① 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中央社奧斯陸電。

註② 前揭喬冠華講話。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前揭耿飴講話。

個星期；蘇俄如果進攻日本，日本只能抵抗十分鐘^⑤。中共怎肯承擔美軍撤退後所遺留下來的抵抗任務？把一切戰略要地丟掉，只靠按鈕的戰略構想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美國從根本上就不想打一場按鈕戰爭，等到被迫得非按鈕不可時，整個局勢也許會發展到你無鈕也無法按了！

四

周恩來臥床不起，有些人主張趁周末死，急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毛澤東病入膏肓，有些人主張趁毛未死，急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目前，不知什麼原因，又有人主張急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以免趕不上巴士。這真可說是一夕數驚。

可是，曾在尼克森和福特政府中擔任過國務次卿並於一九七五年隨同福特訪問過中國大陸的席斯科，認為中共對於所謂「台灣問題」，「既無所謂有耐心，也不是不耐煩」；而且卡特政府「也未遭到要對『正常化』問題立即有所行動的強制壓力」。席斯科認為，中共對美國撤離亞洲沒有興趣。他說：「北平不能完全無視這項事實，那就是，美國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如果使全世界認為美國是在削弱其對盟邦的承諾，那只會對中共的主要敵人——蘇俄——有利。美國的力量是無可取代的，而蘇俄和中共之間的基本政見依然存在」^⑥。另外，在七月廿五日一期的「新聞週刊」所刊出的美國駐蘇大使屠恩訪問記中，這位大使表示，莫斯科和北平的關係，其惡劣一如往昔。但雙方的爭論雖有增無已，而邊界沿線並無迫切的敵對行動^⑦。

看來，三角情勢並沒有根本變化。既然天下本無事，又何必平地起風波？然而，如果美國一切遷就，處處退讓，承認了中共的無理條件，違反了自己的歷史傳統，捨棄了自己的人權原則，也可算是一項根本改變。設計人如果認為雖然經過了美國本身的劇變，但中共和蘇俄之間緊張而不致觸發戰爭的關係不會變，亞洲地區的均勢不會變，其他國家對美國的信賴程度不會變……那是沒有根據的。

讓我們先談中共的條件之一——廢約問題。我們知道，尼克森雖然和中共簽訂了「上海公報」，但美國政府也一直強調要履行條約承諾。去年底，卡特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說：「我還不知道解決大陸與台灣之間現存的歧異是否很迫切，我將非常慎重處理。我們與台灣、中華民國，訂有防衛條約」。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協防條約）簽訂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翌年二月九日經美國參議院以六四票對六票批准，比所需的三分之二還多十七票。該約第十條規定：「本條約無限期有效。任一締約國得於廢約之通知送

註⑤ 後者乃日本前國防會議秘書長、軍事評論家海原治，在中國大陸參觀中共軍後，與中共國防、外交關係人談話時所透露。參閱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日本經濟新聞」夕刊第一面「明天的話題」。

註⑥ 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中央社紐約電。

註⑦ 同年十八日中央社紐約電。

達另一締約國一年後予以終止」。這種永久性條約的廢約的正當理由，一是對方屢次不履行條約義務，一是情勢變遷。中華民國從未違約，且該約係我政府來台後簽訂，迄今未有任何「情勢變遷」。即使美國不談「法」理而談政治利害，那也不能不考慮：(一)那是單方面廢約，那一位總統願為美國歷史首先寫下這一筆不光榮的紀錄？(二)參議院是否願讓總統開創一個先例，得以行政命令廢棄它以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票批准的條約？(三)類似的永久性條約，尚有美菲、美澳紐、美韓條約，美國單方面廢棄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則上述條約及美國政府、行政首長的諾言之可信性，豈不令人懷疑？

再談撤軍問題。目前一千四百名美國人員留駐台灣，其中無一為戰鬥部隊。這些代表的不是戰鬥力，而是美國履行共同防衛條約的決心。卡特在六月三十日的談話中說：「在與他們（中共）有完全外交關係下，仍然能確定在台灣，也就是中華民國的人，能維持和平的生活，那是我們的希望，也是我們的目標」。這表示美國可以撤軍（連帶着也就廢約），取消協防承諾，但希望中共不以武力進犯或不以任何方式騷擾中華民國人民的和平生活。但這裏的問題是：(一)這件事如何保證？看李先念的口氣，中共會提出保證？倘若中共堅持不肯保證，美國又將如何？(二)就算中共要一次手腕，暫時給你一個口頭保證，你以為中共的口頭保證比美國的條約承諾更可信？你既可毀約在先，它怎麼不可以隨時取消它的口頭保證？我們得提出，祕密約定要不得，中共可以翻臉不認賬！甚至措詞曖昧的書面約定也要不得，一次「上海公報」的教訓還不夠嗎？(三)美國得提防，你剛剛廢約、撤軍，台灣海峽就風起雲湧，中共或其他方面試探着威脅台灣的安全和人民的和平生活，美國又將如何行動？如何對美國人民乃至國際輿論作交代？

所謂單方面斷交，在美國歷史上也尚乏先例。美國國會、州、市議會乃至一般人民與輿論，對此將加反對，尤其是你背棄一個忠實盟友的原因，是爲了去同先前的共同敵人建交，這個理由是難以令人折服的。而且，我們不相信美國這樣做會取信於中共。對於忠誠不渝的中華民國這樣一個盟友，你都可以背棄，中共更只能把你看作是够朋友的朋友，在它原來就對你抱有的敵意上，更加上一層警惕！

最後談一下模式問題。美國似乎在想採用日本模式，可是日本偏偏反對，理由是日本不像美國，和中華民國保有條約關係。依我們看，日本反對的實際理由是安全問題。日本和中共建交，一是受了尼克森震盪，二是有美國在亞洲的若干雙邊防衛條約，保障了日本的安全。我們記得當年尼克森和佐藤榮作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曾強調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對於日本安全的重要。而今美國既要從韓國撤軍，又因與中共勾搭而想廢棄中美共同防衛條約，那簡直是把日本暴露於共黨侵略之下。美國一方面聲稱不退出亞洲，一方面又實際從亞洲撤退，要說亞太地區的安全沒有變化，是難以令人相信的。我們敢說，美國果真要採取日本模式與中共建交，那就是美國在信譽上完全退出亞洲的開始。

我們很同意美國大多數報章在范錫的六月廿八日演說後的反應：美國如此的急急於與匪關係正常化，既得不償失，也逃不了一「出賣友邦」，和「片面廢約」的罪名！